

# 那些告別教會我們的事 下篇

近日，上海擺渡人殯葬公司一則關於「生命記錄師」的招聘啟事在內地社交媒體引起討論。啟事尋找「能用影像講述逝者一生的有趣靈魂」加入團隊，讓這個直面生死的職業走入大眾視野。卷毛（化名）是擺渡人現職攝影師之一。這名「95後」女孩從不避諱自己的職業。在她的鏡頭語言中，死亡不是避諱，而是需要被認真對待的事。她拍攝的，也不是「離開的人」，而是那些來不及說出口的告別。

告別不再只是終點的儀式，而是成為一次時光倒流的回望：在有限的時間裏，讓一個人以他本來的樣子，完成最後一次存在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圖：受訪者供圖



●卷毛認為，死亡不再是禁忌，越來越多人會接受並主動選擇「生命記錄」這樣的告別方式。

幾年前外公離世時，連一張像樣的照片都沒留下，讓家人感到無比遺憾，也讓卷毛對殯葬攝影產生了興趣。如今，她用鏡頭倒轉時光，用AI復原逝者的聲音、讓畫作「動」起來。這個「95後」女生說起自己的職業時，總是帶著興奮：「我覺得挺酷的。」

## 細節裏 拼湊出完整生命輪廓

卷毛記得一次上門採集故事素材，逝者的妻子悲痛到幾乎無法交流，整個家庭像被悲傷凍住了。她沒有急着追問「你們感情好不好」，而是環顧四周，發現客廳牆上掛著一整面白板，密密麻麻寫滿了日程：幾號交水費、幾號收房租、哪天約維修。順著這個細節問下去，女兒才慢慢開口：父親生前把一切安排得無巨細，從不讓家人操心。更細小的線索是，當天家裏來了一位修抽油煙機的師傅，卻沒有人知道是誰約的。卷毛對照白板才發現——是父親在離世前就提前預約好了。「他連自己不在之後的生活都安排好了。」那一刻，家屬終於開始講述。卷毛說：「不要直接問情感，從一件東西、一個痕跡切入，記憶才有地方落腳。」

比「記錄」更重要的，是知道該去哪裏尋找。上海擺渡人殯葬公司創始人石慧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她最初進入行業時的困惑是：手中只有一張死亡證明，卻要完成一場關於「一個人」的告別。「我們對逝者的了解太少了。」石慧開始改變，要求團隊像「FBI」一樣挖掘逝者的信息，從家人、朋友、同事，甚至興趣圈裏，拼湊出完整生命輪廓。「有時候家屬都會驚訝，我們怎麼知道這麼多。」這些細節，最終會進入一場告別之中。

## 用技術 補上來不及說的再見

一位畫家逝者，家屬只提供了不到二十張照片，素材遠遠不夠。卷毛轉而收集他的畫作，用AI技術讓畫面流動起來——畫裏的人物延展、草木搖曳，彷彿他走進了自己的藝術世界。「他不是離開了，是走進了自己的畫裏。」成片那天，家屬含淚道謝，說他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存在。卷毛的鏡頭裏，藏著許多「來不及」。來不及說的愛、來不及道的歉、來不及講的再見。而她和團隊正在做的，就是用影像與技術，把這些來不及補上。

卷毛接手過一個18歲男孩的案子。男孩跑步時猝死，所有人都說他像天使，不喜歡社交軟件，只愛看書，夢想是去山裏教書。他走得太突然，父母一開始還強撐著笑，拉著兒子的手「說話」，直到白布蓋上的那一秒，才哭出聲來。卷毛偷偷用AI復原了男孩的聲音，在回憶錄裏讓他親口說：「爸媽，我走了，你們要好好的。」媽媽抱著平板，哭到蹲在地上起不來。卷毛因此確信：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獨一無二的樣本，都值得被鄭重講述一次。

## 正視告別 不是為了沉溺悲傷

技術不是冷冰冰的工具，而是讓告別從「流程」變成「對話」。一位23歲的女孩，生前沉迷二次元文化，卻始終不被家人理解。石慧和團隊決定以她喜歡的方式送別：手辦、卡牌、她鍾愛的元素被帶入追悼會，替代了傳統的黃紙與經文。這個決定一度不被接受，但團隊堅持了下來。「我們試圖完成的，不是一場『被認可的儀式』，而是一場更接近逝者本人的告別。」幾個月後，女孩的母親主動聯繫石慧，說要帶著女兒的骨灰去日本——那是女孩一直想去卻未能成行的地方。「這種理解來得晚了一點，但沒有缺席。」石慧說。她把自己稱為「擺渡人」，即在生與死之間，盡力把一個人送到更接近他本來的地方。

卷毛則用一句話總結這份工作：「我無法判斷一瞬間的價值，直到它成為回憶。」入職三年，熬夜剪片、高壓工作讓她胖了60斤，可她始終捨不得離開。約會時她從不避諱職業，在她心裏，這份工作真的很酷：「正視告別，不是為了沉溺悲傷，而是為了更用力、更認真地活著。」

●石慧把自己稱為「擺渡人」，就是為了盡量把逝者送到更接近他本來的地方。



香港文匯報AI製圖

## 生命記錄師：用鏡頭倒轉時光

# 替不再說話的人 講出他們的一生

## 比記錄更重要的是取捨與分寸

特稿

在死亡面前，記錄什麼、不記錄什麼，有時比技術更難抉擇。發現逝者隱藏的秘密，說還是不說？蓋棺那一刻，拍還是不拍？家屬的要求違背逝者本意，做還是不做？卷毛和石慧用一次次「不」的決定，守住了生命記錄師的職業底線，也明白了在這份職業裏，比記錄更重要的是取捨與分寸。

對一線從業的卷毛而言，分寸感的核心，是永遠把人的情緒與尊嚴，放在素材之前。不同於傳統殯葬攝影追求「流程全覆蓋、素材無遺漏」的標準，她的鏡頭和提問，從入行第一天起就劃下了明確的「禁區」。一次上門採集素材，逝者的女兒對著父親生前的舊物，從平靜講述突然轉為失聲痛哭，整個人蜷縮在沙發上無法平復。隨行助理還在舉著相機記錄，卷毛立刻伸手按下關機鍵，帶著團隊退到門外，給家屬留足獨處平復的空間。事後有人問她，這麼真實的真情流露，不拍太可惜了。卷毛卻說，鏡頭是用來記錄溫暖與思念的，不是用來消費悲傷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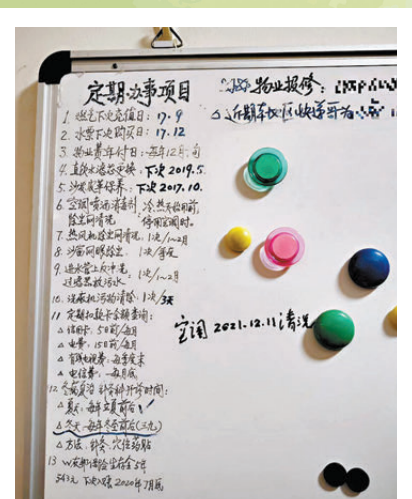
## 不探究反而是更深的尊重

比「不敢」更難的，是「不能說」。石慧在工作中曾發現一位逝者不為人知的秘密，他的家裏沒有一個人知道。團隊最終選擇沉默。「畢竟這是逝者的隱私，既然他不想讓別人知道，我們就會幫他保守。」石慧說。生命記錄師在挖掘信息時，常常觸及逝者不願公開的一面。記錄與保密之間的邊界，需要靠職業良知來丈量。石慧甚至勸家屬「不要看逝者的手機」。「如果你愛的人過世了，千萬不要看他



的手機，讓美好的東西仍然停留在你已知的範圍內。」在她看來，不探究，有時反而是一種更深的理解與尊重。

不拍蓋棺、保守秘密、尊重家屬的觀看方式……這些「不」的決定，和那些被記錄下的畫面一樣，構成了生命記錄師的完整輪廓。生命記錄師不只是「記錄者」，更是秘密的守門人、情緒的緩衝帶、告別的陪伴者。正如卷毛所說：「我無法判斷一瞬間的價值，直到它成為回憶。」而有些瞬間，選擇不記錄，同樣是一種價值。



●卷毛服務過的逝者家裏，白板上密密麻麻的規劃讓逝者家屬打開了話匣子。

## 好的告別具有力量

記者手記

當殯葬不再是避之不及的話題，當告別從流程化走向情感化，從業十餘年的石慧感覺到，殯葬行業正在悄悄發生變化。曾經諱莫如深的「死亡」，如今被越來越多人公開談論；曾經被視為「晦氣」的生命記錄師，正成為被關注的新職業。隨著老齡化加劇和社會觀念轉變，這一職業的市場需求持續釋放。

石慧為早逝的孩子打造個性化告別儀式，卷毛用AI技術為逝者完成未竟告別……從業者們切身感受到，現代人對殯葬服務的需求已從「流程辦理」轉向情感慰藉、生命

留存與精神傳承。石慧發現，越來越多人主動詢問生命記錄，甚至提前為自己規劃告別儀式。「曾經那群人談死色變，現在談死也色變，但是變的是五彩斑斕的色彩。」石慧的笑容帶著一絲欣慰。

## 影像與故事可跨代傳遞

從行業數據看，中國殯葬服務市場規模預計到2030年將達到5,212億元人民幣；生態葬、遠程祭掃、網絡紀念館等新興方式逐漸被接受。石慧判斷，生命記錄未來會成為殯葬服務中的剛需，甚至比墓地、骨灰盒更具傳承價值。「影像與故事

可以跨代傳遞，成為家族情感的重要載體。」卷毛也認為，越來越多人會接受並主動選擇這種告別方式，死亡不再是禁忌。

此外，AR、VR、AI等技術被應用於生命記錄，投影還原容貌、聲音復原等，讓告別更具溫度與情感。科技成為傳遞愛與思念的橋樑，也賦予生命記錄更多可能。從「忌諱」到「正視」，這條路走了很久。但正如石慧所說：「好的告別具有力量。」當死亡被放在陽光下討論，它就不再只是恐懼，而成為一種可以被理解、被接受的生命常態。